

民族认同研究

美国少数民族传媒关于族群和国家认同的研究

彭伟步

【摘要】 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传媒具有促进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的特点,对族群文化的认同不等同于对移民来源国的政治认同。当然美国学者有关研究也存在不足,只有公平、公正、包容地对待少数民族传媒,才能减少传媒与政府的矛盾,才能促进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 美国 少数民族传媒 族群认同 国家认同

少数民族传媒的族群和国家认同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面对的共同问题。这是因为传媒具有强大的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同时它又能够凝聚族群力量,传播和维系族群文化,体现人们的身份认同。因此,许多民族国家的主流社会一直以来对其产生了一个疑问:少数民族传媒是否只强调和维系族群认同感,而忽视了培养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忠诚感。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如在纽约,约有一半人口是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因应大量移民,少数民族传媒也在美国创办,而且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鉴于这些传媒的社会影响,美国学术界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调查访问和历史文献的调阅,对少数民族传媒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观点。

一、少数民族传媒在美国的发展及影响

传媒、社团、教育是少数民族维系族群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中,传媒起着相当关键的重要作用;它们不仅传播族群信息,也传播当地主流社会信息;它们不仅服务族群,而且也促进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它们不仅是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促进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传媒起着当地英文主流传媒不可替代的作用。

何谓少数民族传媒,简单来说,是指一个民族国家中以某一人口占少数的族群语言为传播

作者简介: 彭伟步,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海外华文传媒与华人关系研究。

语言的传媒。族群传媒的创办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为向少数民族传播有关国家大事而创办的少数民族传媒,另一种是少数民族为弘扬本族群的文化和思想,维护本族群的利益,反映本族群的诉求而创办的少数民族传媒。前一种传媒由政府主导,因此向少数民族宣传和灌输国家认同和主流文化的色彩比较浓郁,比较少反映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主要起传播政府政策的作用,后一种少数民族传媒才能真正反映少数民族的心声。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理论的阐述也是基于后一种情况总结形成的。

大量移民不断移入美国,伴随移民现象,为这些移民提供信息并缓解他们文化转型的阵痛,少数民族传媒很自然地诞生。由于美国吸纳来自全世界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又分属不同的族群,造成美国少数民族传媒的数量也相当惊人,受众数量也相当庞大。“在美国,有超过1000份少数民族报刊,少数族裔媒体的触角能渗透到其中的5100万人,占全体美国成年人口的24%。在这5100万新闻受众中,2900万人是少数族裔媒体的忠实受众,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3%;剩下的2200万人,在接受英文或是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时,也会光顾少数族裔媒体。”^[1]

少数民族传媒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比如说希伯莱文报纸。它们的历史相当久远,而且在犹太人社区的影响非常大,而犹太人又对美国政治、经济影响很大,希伯莱文报纸因此直接和间接在美国社会产生影响。其他少数民族传媒的影响也很令人瞩目。“在美国,除非裔族群之外,移民们都表示,更愿意通过少数族裔媒体获取关于故土或是所在美国社区的信息。西班牙移民对本民族的媒体最忠诚,87%的人说他们经常接触西班牙语媒体;其它四个少数民族中,也各有64%的人收听、收看或是阅读母语新闻。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阿拉伯语网站吸引了美国76%的本语种移民;亚裔移民中也有2/3愿意登陆自己的母语网站了解窗外事。”^[2]少数民族传媒不仅成为当地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传播族群信息的重要工具。

二、少数民族传媒理论的研究进展

少数民族传媒在美国发展迅速,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美国学者对它们的重视,他们展开各项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迄今为止,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的《移民报刊与控制》(1922)一书仍然被认为是目前对少数民族传媒理论论述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著作,后人对少数民族传媒的调查基本上建立在帕克研究的基础上,并围绕某一族群传媒而展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新移民来到美国。如何使这些新移民效忠美国,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排斥新移民的现象,特别担心来自德国的移民缺乏对美国的忠诚。罗伯特·帕克通过对移民报刊的研究,并以实证调查数据为根据,反对政府压抑或控制这些报刊的舆论。他再三强调,移民报刊的角色有助于维护种族文化,并使读者通过族群语言而接触到主流社会、了解主流社会,从而顺利地融入美国社会中。帕克认为,少数民族传媒存在多重认同现象:它们不仅认同少数民族,而且也认同国家,这种现象是其与生俱来的特点。帕克为此提出了主流社会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双重认同特点,并采取多种措施把少数民族纳入到社会管理当中,通过少数民族传媒传播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促进少数民族对主流社会和国家的认同,从而逐渐使少数民族融入所在国家,甚至同化他们。帕克认为,

[1] 《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巨人》,华语国际通讯社2008年3月4日,见 http://www.ccmedu.com/bbs54_58671.html。

[2] 同[1]。

少数民族传媒并不会阻碍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当然也就不存在不认同国家的问题。他认为,既然少数民族传媒认同国家,那么采取限制性措施控制它们的言论,不仅无助于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甚至反而会激起少数民族传媒的反抗,效果适得其反。在帕克移民报刊研究的基础上,多位美国学者通过研究阿拉伯和土耳其移民报刊的特点,也进一步探索来自非洲和亚洲移民报刊的族群和国家认同问题。他们都主张政府应容许少数民族传媒存在,并认为它们的存在有助于延续少数民族文化,帮助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此后,许多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移民学者,利用通晓本族群语言的有利条件,也开展了少数民族传媒的社会影响力、文化、族群与国家认同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少数民族传媒研究,强调了它们多重认同的特点,认为它们在强调身份认同的同时,对培养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有助于缓解和消除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传媒的疑虑,有助于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理解。同时,无疑这也是对少数民族传媒理论的一大突破。

三、少数民族传媒的双重认同

一直以来,少数民族传媒不遗余力地在美国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强调族群认同,这引起了主流社会的忧虑:少数民族传媒强调族群和文化认同,会不会妨碍少数民族接受美国价值观,反而强化少数民族对移民来源国的政治认同。对于这种疑虑,美国对外宣传喉舌“美国之音”于2006年11月24日以《美少数族裔报刊鼓励移民融入社会》为题,报道了美国少数民族传媒注重帮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新闻,说明少数民族传媒虽注重维系族群认同,但并不妨碍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由此可见,美国主流媒体肯定少数民族传媒存在的合理性,也说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慢慢接受了少数民族传媒既传播族群文化,强调族群身份认同,同时又培养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的做法。不过,在某些时候,少数民族传媒在族群与国家认同的平衡中会发生变化。这主要是由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而造成的。美国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两个因素:一是国家要为他们提供某种现实的利益;二是在危机情况下为他们行为方式的表现提供一定的环境。如果少数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受到压制,而且政治上也缺乏权利,甚至日常生活也受到歧视,那么在危机来临时,少数民族往往成为政客转嫁危机的“替罪羊”,这无形中告诉他们:少数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争取自身的权益,这自然会增强他们的族群认同感,而削弱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故此,美国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如果发现国籍的归化只不过是一种“标签”的变化,他们对政治就会漠不关心,反而更加注重族群的认同感,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族群力量才能为他们争取利益,甚至有时把它上升到或者超越与国家认同那样重要的位置。这样,维系族群认同感的少数民族传媒就承担了促进族群团结的重要任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它们就表现出国家和族群认同的双重性,甚至有时族群认同强于国家认同。对于这种现象,令学者遗憾的是,当权者并没有看到政府出台的政策对少数民族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反而指责少数民族传媒阻碍了少数民族的归化与对国家的认同。这种指责显然对少数民族传媒不公平,也反映了执政者狭隘的思想。

四、文化认同不等同于政治认同

在美国,少数民族传媒曾经出现了接受美国政府、但并不认同美国政府,也出现接受美国价值观、但并不接受美国政府宣扬的国家观等现象。这些现象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传媒传播文化认同观,并不代表它们呼吁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认同移民来源国家。确实,少数民族传媒发挥了重要的族群认同作用,然而,很多人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等

同起来,从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传播族群文化就是在政治上认同移民来源国。也正是这种错觉,造成少数民族传媒一直蒙受阻碍国家认同的不白之冤。事实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相当大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才使得少数民族具有双重认同的作用。族群认同主要是指族群对某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较少政治色彩,而国家认同有政治色彩,主要是指对国家的忠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爱国主义。因此,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很多人没有仔细分辨其中的差别,但把两者等同视之,结果产生错误的结论。

在美国,少数民族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民主选举制度又为少数民族获得一定的权利提供了政治条件。美国虽然注重人权,但是主流社会始终在政治上获得主导优势,政府出台了許多有利于主流社会的政策,有时忽视甚至严重地损害少数民族利益,使得少数民族不断团结起来抗争自己的权益。不仅单一族群团结起来争取权益,而且各个少数民族也团结起来维护权益。而联系族群成员的纽带就是文化,因此,少数民族传媒担负起族群各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作用。这样,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少数民族传媒的族群文化传播色彩相当浓郁,由此把它们的文化传播、族群身份认同与效忠移民来源国联系起来,认为传播移民来源国的文化就是呼吁少数民族在政治上也认同它们。这显然误解了文化传播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

美国学者布罗(Judith R. Blau)、托马斯(Mim Thomas)、纽豪斯(Beverly Newhouse)、卡威(Andrew Kavee)等人在《移民报刊:族群缓冲机构,纽约1820-1984》(Ethnic Buffer Institutions-The Immigrant Press;New York City, 1820-1984)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们通过对非裔和亚裔报刊的研究,提出了与帕克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移民报刊憎恨或拒绝同化,在政治上认同移民来源国,相反他们却帮助少数民族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21]。这些结论清晰地向我们传达信息,那就是传播族群文化并不会强化少数民族对原籍国家的政治认同。研究表明,少数民族传媒并不阻碍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反而推动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是作为族群重要的象征符号,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始终受到误解,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它们更有可能被解读成增强族群感、分裂国家的重要工具,并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所以,少数民族传媒的发展受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重大影响。这需要当政者有包容和开明的思想,不然就会使少数民族传媒与政府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引发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冲突。明智地看待少数民族传媒的双重认同,把族群文化传播与移民来源国政治认同区别开来,才能既促进少数民族对主流社会的接受和认同,又培养起更加牢固的国家忠诚感。

五、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研究的不足

目前,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研究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剖析了族群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为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少数民族提供了学术视角,也在学术上扭转了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传媒只强调族群身份认同而漠视国家认同的刻板印象。然而,从美国学者对少数民族传媒的研究情况来看,有关研究存在三点不足:

第一,研究带有强烈的美国意识形态色彩。大多数研究都是以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如华人、印度人、日本人、非洲人等,探讨传媒在帮助他们文化适应和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但是有意无意地从美国价值观角度出发研究少数民族传媒功能,特别

[3] Judith R. Blau, Mim Thomas, Beverly Newhouse, Andrew Kavee: Ethnic Buffer Institutions-The Immigrant Press: New York City, 1820-1984,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 23, 1998, No. 3, 20-37.

是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有歧视性倾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经常反映在学者的研究结论当中,研究视角受到很大的限制。第二,缺乏对传媒本身特点的研究。许多研究者对少数族群社区进行了深入调研,也对少数族群传媒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他们往往站在主流社会的视角看待少数族群传媒的生存与发展,认为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同化下,随着少数族群逐步融入美国社会,少数族群传媒的生存期限不超过两年^[4]。然而,实际上,许多少数族群传媒生存时间都超过了两年,如美国的华文报刊,台湾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香港星岛报业集团的《星岛日报》、香港明报集团的《明报》以及有中资背景的《侨报》等报纸,生存时间短的有10年,长的有30多年,不仅发展迅速,每天发行,而且发行量越来越大。罗伯特·帕克预言少数族群传媒将随着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而消亡,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正是少数族群传媒不断维护少数族群利益,以传承文化为己任,才使得它们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仍然能够长时间生存下来。由此可见,美国学者对少数族群传媒的生存与发展过于悲观。第三,语言的障碍使少数族群传媒研究缺乏创新。许多研究者是出生在美国本土的白人,由于他们从小受美国文化教育,无法深切地触摸到少数族群的思想与文化,因此研究成果先天就存在真实性和客观性的问题。虽然许多移民美国的少数族群借助通晓本族语言的优势,对少数族群传媒的特点与功能,特别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由于这些研究者大多只通晓两种语言(本族语言和英语),因此对其他少数族群传媒涉及很少,甚至根本无法开展研究。这样,研究只能停留在不断检验前人结论的正确性,跳不出前人研究的圈子,造成研究缺乏创新。此外,由于经费和精力有限,研究者也无法寻求其他族群人士翻译少数族群传媒的文本资料而进行研究。实际上即使翻译过来的文本资料也存在内容是否符合原意以及观点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客观来说,学者要研究少数族群传媒,最好掌握多种族群语言,以便于对它们进行更加深入和客观的研究,然而,对许多学者来说,这是很困难的事情。由于无法涉及其他少数族群传媒,有关研究也就处于就事论事的状态中,结论也就缺乏代表性和普遍性。这样研究价值就大打折扣。

总体而言,美国学者对境内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也厘清了它们的角色,更正了人们一直以来关于少数族群传媒是影响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障碍的观点,也帮助政府认识少数族群传媒具有族群和国家认同的双重作用,建议和推动了政府出台比较开明和包容的政策,这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无疑是相当大的进步。美国学者对少数族群传媒族群与国家认同的双重作用,也为我们解决其他民族国家的少数族群(民族)传媒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那就是政府出台开放、开明、包容地对待少数族群传媒的政策,不仅可使其传播更多的主流社会信息,促进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极其有助于促进各族群(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减少民族矛盾,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

[4] 同[3]。